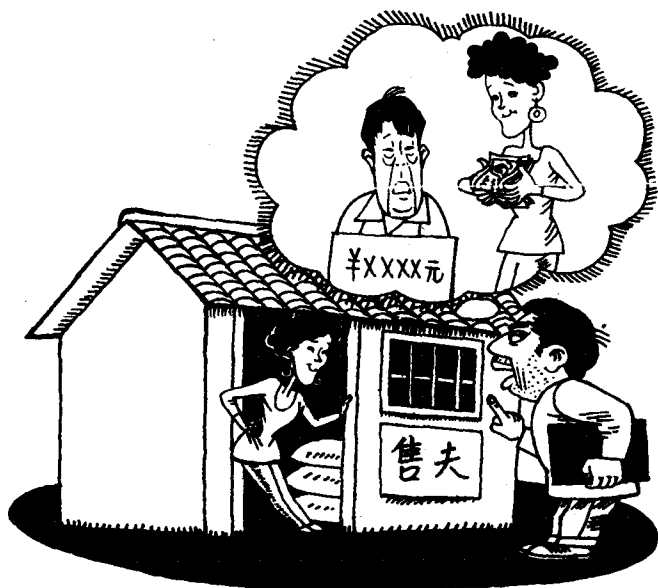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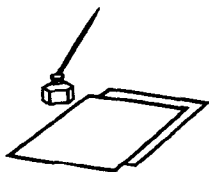


“售夫”与“收夫”

崔海宫·文
麦荣邦·画

一天，行至某地鹿村街头，忽见路边墙壁上，悬挂一广告牌，上书“售夫”两个大字，十分醒目。我不由一惊，难道妻子公然要出卖丈夫吗？真乃奇闻！当即现场采访，原来不是“售夫”而是售“麸”——出售小麦磨面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令我虚惊了一场。

次日上午，坐车途经县城北关麻庄村口，又见广告上写着“收夫”字样，不禁哑然失笑，此时我已心如明镜。但愿同车诸君莫以为是招收夫婿上门啊！



咬文嚼字

1998年2月

第二期

(总第三十八期)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编辑部电话:64372608-205

邮购部电话:64372608-251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字数43 000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1-946-5/H·51

定价:2.00元

目 录

语
林
漫
步

- 维护“那么”的纯洁与健康 ……尤克勤(4)
写信封也有学问 ……牧 彙(5)
与孙女论字 ……兰 楠(6)
录以备考 ……杨永强(7)

众
矢
之
的

第二号战报

- 《故事会》1997年第9期编校差错 ……(8)
“如丧考妣”及其他 ……李栋臣(8)
“北斗”不是一颗星 ……完恩全(10)
唐朝年号无“圣历” ……宗 龙(10)
走廊≠道路 ……王 皓(11)
蛇的“写实”? ……冯文奎等(11)
和“希望工程”挂不上钩 ……杨桂芳(12)
从夏利车无牌照说起 ……辛南生等(12)
细节必须真实 ……王 斌等(14)
“野蔷薇”和“至诚感神” ……张森生等(15)
错字点评 ……晨 风等(16)

八
音
盒

- 关于“犯罪嫌疑人” ……(17)
法制报道的尴尬 ……袁 源(17)
请勿矫枉过正 ……严 浩(20)
法律用语有特定含义 ……沈新康(21)

辨
字
析
词

- 寸·吋·英寸 ……王效中(23)
“鼻祖”亦可指物 ……宋桂奇(24)
“寿终正寝”与“死于非命” ……倪培森(25)
莫把“杏坛”当“杏林” ……邱剑云(26)

字
里
乾坤

- “厅(廳)”中有何可以听(聽) ……刘志基(27)
结“盟”为何常伴血 ……张再兴(29)

- 刘海的来历 清 津(31)
 两头蛇·三脚猫 周云汉(32)
 风云变幻说“先生”
 ——流行称呼语透视之八 李明洁(33)
 烹饪词语杂谈(一) 老 凤(35)
 “滋”的质感 (35)
 “焗”——土烹调法 (36)
 说“焗” (37)

- “烈士”怎会有“卜落” 丁 益(38)
 “各位朋友们”和“200多个省市”
 彭增安(39)
 从“启智”说起 周德茂(39)
 语文中的算术 姜洪水(40)
 “文革”琐语 戎文远(41)

- 一首张冠李戴的诗 薛隆基(42)
 引文莫忘核对 张志达(43)
 “余党”应作“党羽” 蔡茂棠(44)
 “拟”是什么意思 张文虎(44)
 “豆蔻年华”如何成婚 刘 波(45)
 “衙门”辨 朱 华(46)

- 鸿华楼的菜单 余 虹设计(47)
 《关于皮肤保湿》参考答案 (47)

- 人血饭,谁敢吃 郑昼堂(7)
 《胡雪岩》怎么啦 张文虎(22)
 编辑成“骗子” 晓 新(28)
 在娘家的“婆婆” 滕学训(30)
 一字写别,误嫁九夫 姜洪水(40)
 “知府”是官名 郑昼堂(41)
 “野恋” 何晓林(46)

- “售夫”与“收夫” 崔海官 麦荣邦(1)

顾问 胡裕树 张 斌
 濮之珍
 主编 郝铭鉴
 编委 李玲璞 何伟渔
 陈必祥 金文明
 姚以恩

特约编委

汪惠迪(新加坡)
 林国安(马来西亚)
 田小琳(香港)

责任编辑 韩秀凤
 发稿编辑 唐让之
 责任审读 郇仁琰
 封面设计 官 超
 特约校读 王瑞祥



维护“那么”的纯洁与健康

尤克勤

“那么”的滥用，源于广播电视中的节目主持人和被采访者，后来“推广”到“广电”节目的各个“板块”。我们承认，“那么”对于沟通感情，活跃气氛，增强语势，加强力度，有着其他词语不能替代的作用；但物极必反，如果把“那么”用滥了，用贫了，用俗了，甚至泛滥成灾，那就反而会破坏语言的规范。

仅以中央电视台为例：

1. 这场球虽然输了，那么（但是），中国队还是打出了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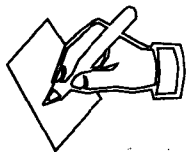
2. 那么，今天请几位专家来谈一谈，那么谈的还是一个老话题：中国足球。

3. 这场车祸太惨了，那么（为此）我们应当增强安全意识。

4. 广州“爱心伞”返还率如此之低，那么说明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以上几例中的“那么”，或是用错（如1、3），或是多余（如2、4），都属于病句。

以上仅是笔者随意记录下来的几例。实际上，“那么”已经发展到了无处不用的程度，作为传授知识、讲究用语规范的教师，竟也受此影响，把“那么”引进了课堂，张口“那么”，闭口“那么”，表面上看似乎增强了说话的气势，其实只会破坏语言表达的连贯性和逻辑表述的严密性。例如：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三角形内角和定理”，那么，请同学们把书翻到x页。又如：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那么他的作品为什么能流传至今呢？再如：那么，我先让一个同学读一篇课文，那么（另外）再找一个同学背一遍。很显然，以上各句都是因为“那么”的误用（或用错或多余）而成为病句。



写信封也有学问

牧 橐

一位老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这么件事：他读研究生的孙儿写信给他，信封上直呼其名，与作某某收。老先生看了很生气，写了封信批评孙子，说给尊长写信，在信封上直呼其名而不加称谓，真是太不礼貌了。孙儿接受教育，复信时在信封上写“某某爷爷收”。老先生又好气又好笑，于是又写信告诉孙儿：我只是你的爷爷，而不是邮递员的爷爷，因此在收信人的姓名后应该加上“同志”或“先生”才对。

岁末我收到一张贺年明信片，

也有类似的情况：写信人在收信人位置上写着“某某先生启”，在寄信人地址姓名位置上写着“某市某路某巷某号某某缄”。这个“启”和“缄”都成问题。

“启”的本义是开的意思，如“启门”“启封”。明信片是不封套的，又何须“启”？这个“启”改成“收”就对了。或者，干脆在“某某先生”（或“同志”）后什么也不写倒也可以。“缄”是封闭的意思，“某某缄”，是说这封信是由某某人封寄的。而明信片既无须封，这个“缄”也成蛇足。

“那么”一词，作为关联词语，一般用在推论因果复句和假设关系复句中，“表示顺着上文的语意，申说应有的结果（上文可以是对方的话，也可以是自己提出的问题或假设）”——《现代汉语词典》。如：这样进行既然行不通，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又如：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可行，那么你就这样说吧。可见，“那么”的使用

是有一定限度的。

但现在的事实是，“那么”似乎成了一个万能词，应当用“因而”“但是”“另外”“为此”等词的，非要硬换成一个“那么”，甚至表示并列、顺承关系的上下句之间也要用“那么”连接，弄得不伦不类。

为了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请从正确地使用“那么”做起吧。

与 孙 女 论 字

兰 楠

上初中的孙女拿着一张报纸，指着“千斤小姐”一词，跑来问我。

我读了那张报纸，告诉孙女，那是“千金小姐”之误，“千金”本指很多的钱。进而引申为贵重、珍贵。以后便作为对别人女儿的敬称。我问孙女，为什么“千金小姐”会变成了“千斤小姐”？孙女说：“千金小姐，家有千金。天天鸡鸭鱼肉，外加饮料酸奶，不肥不胖才怪！”

是啊，如今人们富起来了，肥仔不是大大多了起来！孙女的高论，从营养学上说，似乎有理。但用来分析错别字的根源，可就牛头不对马嘴了。人再肥再胖，也达不到千斤呀！“千金”变成“千斤”，原因就因为不明白“千金”的真正含义，便以同音字代替了。

由“千斤小姐”又让人联想起时下报刊、书籍、影视中错别字有泛滥

之势。比如，“幼稚”变成“幼雅”，“衷心”变成“哀心”，“野蛮”变成“野恋”，“兽性”变成“鲁性”，“脊椎”变成“背推”，“臀部”变成“臂部”，“贷款”变成“货款”，“债券”变成“债卷”，甚至“华盛顿”变成“花生圈”，“好莱坞”变成“好来屋”，“洛杉矶”变成“落山鸡”……简直让人招架不住。

不久前，读到1997年第30期《影剧文摘报》上一篇文章，说最近上海组织一批一级演员到“高复班”学习，准备有机会让他们到大学深造。可一考试，政治、语文、历史、地理4门功课，有的总共才得了28分。尤其令人忧虑的是，有些人文化素质不高，却自我感觉良好，且一直“跟着感觉走”。错别字也随着良好的感觉，在公众场合传播。组织这样一批“文化人”，补一补文化课，可谓善莫大焉。

录 以 备 考

杨永强

▲作家汪曾祺小说中有句云：“潇洒地走进他的工作。”编辑在句末加一“室”字，味大异。

▲翻译家林纾曾用文言文翻译过一百多部外国小说，却抵制新式标点。宁可“此语未完”夹注在文中，也不肯用“……”。

▲1942年，作家周而复与王女士结婚，女方是一位护士。周请钱钟书先生当证婚人。钱先生致词：“新郎是从事文学的，新娘是从事科学的。文学讲究美，科学讲究真，真与美的结合，自然就善。”

▲作家毛志成撰文说：有一种学者式的深沉，本无真见识大见识，

而文章却用洋概念欧式长句强造文字迷宫。如“吃饭”这个简单的表述，被写成“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所牵动出的体内物理运动及化学反应”。白毛女被强奸写成《论杨氏女在性暴力侵扰下所引起的生理反弹和心理的逆向运动》。

▲70年代，《毛主席诗词》在海外翻译出版。美国一家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的出版社译本中，把“黄洋界上炮声隆”译为“在黄色的海洋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译为“唐宗宋祖文学修养水平不是太高，不能充分欣赏《国风》和《离骚》”。

语丝

人血饭，谁敢吃

郑昼堂

某市有一家饮食店，供应盒饭，生意很好，附近来就餐的人不少。店主为了招揽更多顾客，竖起一块木牌，「盒饭」二字是直排的，上面人字大了一些，中间又少了一个口字，成了人血饭，乍一看，吓人一跳，人血饭，谁敢吃！于是生意一落千丈。可见，字是不能乱写的。



第二号战报

《故事会》1997年第9期编校差错

编者按

上期说到,“射向第二号靶子《故事会》”的来稿,正像雪片一样飞来”。为了及时整理来稿,编者几乎每天都要拎一塑料袋稿件回家。这并不是说《故事会》的差错多得惊人,而是由此可以看出《故事会》影响的巨大,《故事会》读者对《故事会》的厚爱。

确实,《故事会》每期能发到400万册以上,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除了内容方面的特色、文体方面的优势外,还包括编校态度的严谨,发行工作的深入,以及和读者长期建立起的深情厚谊。对此,编者也深受启迪。

编发本期稿件,需要特别向读者交代的是,我们受到了盗版本的干扰。不少读者来信指出的差错,其实是盗版露出的“狐狸尾巴”,和《故事会》无关。为此,我们不得不花大力气做“甄别”工作。万一工作不慎,伤及“无辜”,还望《故事会》编辑部见谅,并请读者朋友“开炮”。

“如丧考妣”及其他

《死去活来》一文文前的提要
说:一个作家呕心沥血写成的书稿
被窃,“作家伤心至极,如丧考妣

……”文中“如丧考妣”这一成语的
感情色彩有误。

“考妣”是对死去父母的称谓。
“如丧考妣”即像死了父母一样悲伤
和着急,形容悲伤和着急到了极点。
这个成语原本是褒义的,《尚书·舜
典》中说:“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

百姓如丧考妣。”尧帝逝世后，人们就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形容人们对尧帝的爱戴。但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成语的感情色彩逐渐发生了变化，变成贬义的了。比如毛泽东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说：“当着我们在谈判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这句话正是用“如丧考妣”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的真面目。《死去活来》一文用“如丧考妣”这个贬义成语来形容值得同情的那位作家在书稿被窃后的悲痛、着急的心情显然是不妥的。

《寻找“千足蛇”》中有这样一句话：死豹身上爬着好多条小蛇，“长的一尺二三寸，短的七八寸，手指头那样大小”，句中“大小”一词也不合用词习惯，应改为“粗细”。

对不同的对象，“大小”包括的内容不同：对于“线”，指它的长度；对于“面”，指的是它的面积；而对于“体”，则指的是它的体积。所以，对于“蛇”这种圆柱形动物来说，这个“大小”就是指蛇的体积，包括蛇身的长度和蛇身横断面的面积。这样看来，“手指头那样大小”就是手指头那样长、那样粗。但前面已交代了

蛇“长的一尺二三寸，短的七八寸”。无论是长蛇，还是短蛇，它们的长度都远远超过了手指头的长度。这就使文章对蛇的大小的描绘出现了矛盾。显然，这里的“大小”指的仅是蛇身的粗细，而不包括长短。所以“大小”应改为“粗细”才妥。

再举用词不当一例，《红云山鹰魂》在描写铁头和老猕猴搏斗时说：“谁知那贼猴眼疾脚快，没等尖刀近身”，“一只脚在岩石上轻轻一踮，凌空扑来……”这句话中的“踮”字同样属张冠李戴。

“踮”的义项单一，是“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站着”的意思。显然，这个意思用在上面句中不通，应改为“点”。

“点”的义项比较多，其中有一个义项与“踮”同。所以，在表示“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站着”这个意思时，“踮”“点”可以通用。但在使用“点”的其他义项时，却不能将“点”换成“踮”。比如“点”还有一义是“一触即离”，即接触到物体后立刻离开。这个意思用在上面例句中才恰当，写老猕猴借着触一下岩石的反弹力，使自己腾空而起，再从空中向铁头扑去。在使用“点”的这个义项时，是不能将“点”换成“踮”的。

（李栋臣）

“北斗”不是一颗星

“……那女人指着天边告诉他们：那颗样子像勺子把的，就是北斗星，朝着那星的方向一直走，用不了三个小时，就到他们住的地方了。”（《深山追捕》第65页）此处北斗星的解说语焉不详。

《现代汉语词典》对北斗星是这样释义的：“大熊星座的七颗明亮的星，分布成勺形，用直线把勺形边上两颗星连接起来向勺口方向延长约五倍的距离，就遇到小熊座 α 星，即现在的北极星。”显然，“那女人”向“他们”指示方向的星是北极星，而不是北斗星。虽然生活中常常将北极星说成北斗星，但是严格地讲是不准确的。因为北极星只有一颗，而北斗星是由四颗“斗魁”和三颗“斗柄”（即“勺子把”）组成，再说，“勺子把”上有三颗星，“那星”又是指“哪颗”呢？如此走下去，岂不南辕北辙？

另外，此句在人称使用上前后有悖。第一个“他们”是第三人称，第二个“他们”应改换第二人称“你们”才通顺，否则就不知所云了。全句试改如下：“……那女人指着天边告诉

他们：那七颗像勺子的星，是北斗星，朝着勺口方向不远的地方有一颗特别明亮的星，就是北极星，沿着北极星的方向一直走，用不了三个小时，就到你们住的地方了。”

（完恩全）

唐朝年号无“圣历”

《红云山鹰魂》第5小节中说：“自唐朝圣历年间以来，象牙佛一直供奉在保恩寺内，让世人瞻仰。”这里把“圣历”说成唐朝的年号是不对的。

中国历史悠久，从夏、商、周三代至汉朝的景帝，都没有年号。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称建元元年，这是中国有年号之始。唐朝自高祖李渊至哀帝李祝，历经的众多年号中并无“圣历”。“圣历”实为武则天所建周之年号。

武则天于公元684年临朝称制，690年（载初元年）改唐为周，自称大周皇帝，至705年被迫退位（唐中宗李显复位），这位大周皇帝16年中共用了13个年号，“圣历”是其中之一。1989年版《辞海》“圣历”条释为：“周武则天年号（698—700）”。

我们无法否认武则天“大周皇

帝”的身分，无法否认“周”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宜将“圣历”说成唐朝的年号。

(宗 龙)

走廊≠道路

《宾馆捉鬼记》有这样的句子：“突然，在三楼高级卧房的走廊上响起‘一二一’的口令声和整齐的脚步声，很像是有一支部队在进行队列训练。”“但令人惊奇的是，门一开却不见半个人影，口令声和脚步声也戛然而止，只有那幽幽的路灯在走廊上闪着寒光。”

路灯：装在道路上照明用的灯。
道路：地面上供人或车马通行的部分。
走廊：屋檐下高出平地的走道，或房屋之间有顶的走道。走廊和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映两种不同的处所或场合。安装在走廊上的灯虽然同样是照明用的，但不能叫“路灯”，何况是在富丽堂皇的高级宾馆之内呢？一般说来，在“高级卧房的走廊”上安装的不是吊灯，便是壁灯。那样的灯决不能叫做“路灯”。讲故事渲染气氛是应该的，用词切勿忽略了环境或场合。

(王 皓)

蛇的“写实”？

当代写实故事《蛇老倌复仇》，就故事情节而言，不失为一篇曲折生动、扣人心弦的力作，然而，既称为当代写实作品，就应该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能故弄玄虚，太离谱。

故事从第25自然段开始讲述的“人蛇大战”，读后令人费解：菜花蛇的寿命才30—40年，能长到“碗口粗细”吗？最大也只能长到杯口粗细就寿终正寝了。说起蛇的舌头，正如蝙蝠的超声波一样，只能起雷达的作用，绝不是用来攻击的，而且它也根本不具备这种功能。“血红的舌头”也未免失实，因为蛇舌的颜色根本不是红色而是黑色。

下面又说，蛇在“七寸”处被劈成两截，蛇头竟能“凌空而起”，并且还“扑向小河对岸”。这简直成了当代神话！道理很简单，当“一丈多长”的蛇从“七寸”处分家后，蛇的心脏必然在蛇身一端（一丈多长的蛇的心脏离蛇吻约1.5尺）。由于心脏的继续跳动，使身体供血能在短时间内维持原状，同时大部分神经还很活跃，在巨大的刺激下，必然会不断地扭转与翻滚。而蛇头一端没有心

脏供血,何况只有七寸长短,如同一截肉段一样,仅能弯曲几下,何来“凌空而起”之说?

此外,故事中说到:蛇的“脑壳上还长着二寸来长的红冠子”。这又是违反常理的。蛇头有角质皮隔着,怎么能长出冠子来?长冠子的只有鸟类。

(冯文奎)

这篇故事中还有一可开炮之处:“采药老人将毒蛇开膛破肚,取出还冒热气的蛇胆一口吃了。”又说:“温热的蛇血四下飞溅,溅了老倌一身。”蛇属于冷血动物,其体温随外界的变化而变化,不会高出外界温度,所以剖出的蛇胆不可能冒热气,飞溅的蛇血也不可能是温热的。文中的说法显然犯了常识性错误。

(杨明)

和“希望工程”挂不上钩

《杨三跪以德报怨》中两次出现“希望工程”(第7、8页),尤其第8页中说,“县里派专人送‘希望工程’的款子来了”,用以资助周小三上大学。其实此中有误。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是为了资助

那些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儿童。因为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让那些贫困儿童能重返校园是国家的义务。而即使有了“希望工程”,就目前来说也大多投入到小学阶段,即400元资助一人念完小学,资助初中生的都不见报道。而高中、大学作为非义务教育,大部分是靠个人的。当然目前也有一些贫困学生上不起高中、大学,他们得到了“希望工程”以外的“工程”的资助,像“宏志班”“阳光工程(南京地区)”,及许多地方的“寒门学子奖学金”等。故“周小三”不可能得到“希望工程”的款子。若该县自己确有以“希望工程”命名而用来资助大学生的基金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因“希望工程”已向国家工商局注册,为青少年基金会及相关组织专用。

(杨桂芳)

从夏利车无牌照说起

一本图书或杂志,如果能够做到图文并茂,肯定会更加受到读者的青睐。《故事会》中的大量文章都配有风格多样的题图和插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有时也会出现图文不符的情况。

且从夏利车无牌照说起。第47页《可疑的出租车》题图中的那辆出租车，是一定要进公安局的。这倒不是由于阿P的计诱，而是交通警察会主动把它请进去，当然，连同它的主人一起。这是因为：任何车辆必须先由公安局车辆管理部门验车并发给牌照后才能合法行驶。项规定不论是个人或单位都得遵守。车牌编有号码，车的前后各安装一块。但



看看题图中的那辆夏利车，明显地没领牌照。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交通警察岂能不管？

此外，任何汽车的左右两侧，都分别装有反光镜，这是为了行车的安全。事实上，车辆出厂时两侧的反

光镜必然已经装好，否则，质量检验这一关是通不过的。但题图中的那辆夏利车，仅司机座位旁装有一面反光镜，而另一侧则付之阙如。这样在行驶途中，随时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为了行车安全，交通警察能听其行驶吗？

这篇故事中，阿P“整天戴着红胳膊箍”，但不论是题图或插图中的阿P袖管都是光溜溜的，并没有什么“红胳膊箍”。

（辛南生）

类似的问题并非这一篇，为了节省篇幅，列举如下：

▲第36页《节日祝贺》中说：“林梦珠睁开眼，见儿子捧着一朵玫瑰花。”题图中儿子捧的却是一束玫瑰花。

▲第37页《梦里办公》中说：“正说着，只见于经理提着一个皮箱回来了。”题图中于经理却是拖着带有滑轮的皮箱。

▲第75页《乾隆吃瓜》中说：“看守瓜田的农夫有六十多岁，他的头枕着田埂，赤膊躺在柳树荫下乘凉。”又说：“农夫捋了捋胡须”，画中的农夫年纪很轻，根本没有胡须可捋。而且，头枕在右手上，手臂靠着的是土丘，不是田埂。画中的树，也根本不是枝条婀娜的柳树。

▲《乾隆吃瓜》一文的最后（第

76页)署名：“(题图、插图：蔡人燕)”。本篇故事的前一篇为《大家都来当老总》，后一篇为《斑鸠宴》，篇末署名均为：“(题图、插图：施其畏)”。查其画面，确实都有题图和插图，但《乾隆吃瓜》却只有题图而没有插图。这是一个不应有的疏漏。估计此文本来是有插图的，后也许因版面改动放不下被删掉了，但署名一行中的“插图”二字却没有去掉，才留下了这个破绽。

(晚晴等)

细节必须真实

故事当然属于创作，可以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但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却必须真实，这样才能具有可信性。本期《故事会》中却不时出现一些破绽。

在中篇故事《红云山鹰魂》的第5小节中，小飞蛾听到象牙佛的秘密之后，马上带人去风陵河畔挖掘象牙佛。文中这样写道：“小飞蛾一伙在风陵河畔挖了四五天，连个佛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其意很明显，小飞蛾在风陵河畔呆了四五天。

然而在故事的第6小节中，铁头兄弟俩在小飞蛾离开石窟去挖佛像

之时，在金鹰的帮助下逃离了石窟。文中说他们俩整整奔走了一天，最后来到枫岭河。正当他们挖出佛像时，小飞蛾一伙却在奸笑中出现了。按照第5小节的交代，小飞蛾一伙那时应该在风陵河畔挖宝才对，怎么可能又跑到枫岭河来呢？

如果把“小飞蛾一伙在风陵河畔挖了四五天……”中的“四五天”改为“大半天”，那么从时间上说来才令人信服。

(王斌)

第15页《死去活来》一文中，“李千便坐上长途班车，翻山越岭直奔300公里外的省城”一句话，实在让读者难以理解。文中交代，李千是从玉田县到省城，玉田县在河北省唐山市，省城当为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从玉田到石家庄的正确路线是：在玉田上班车，沿108国道奔北京，从北京上京广高速公路直达石家庄。这一带均为大平原，连个土包也很难看到。放着平川大道不走，偏要“翻山越岭”，而且要“直奔省城”，作者如此安排，我看李千即使不丢手稿，也会弄得“死去活来”。

(周全义)

笑话17则中有一则《玻璃棍儿》(第4页)，说“护士要量体温，便把体温表塞进周老汉儿子的腋下”，周老

汉“看见玻璃棍儿里有条红线”。

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一般的温度计有内装酒精的或水银的两种。酒精无色透明,看不清楚,所以加点红颜料着色;水银呈银灰色,比重很大,任何颜料也加不进去。文中说“有条红线”,当然是指酒精温度计了,殊不知酒精温度计是不能用来量体温的,它只用于气温的测量。给人量体温的是水银温度计,根本看不见“红线”。

(何鉴华)

“野蔷薇”和“至诚感神”

《故事会》有一个其他杂志所没有的特点,即在正文双页的下边印上一条古今名言。这些名言大多语言精练,意味深长,深受读者欢迎,但有时也会忙中出错。

如第20页末行摘引茅盾的话:“人生便是这样的野蔷薇。”如此摘引,没头没脑,十分突兀,读者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据查,茅盾在短篇小说集《野蔷薇》的《写在〈野蔷薇〉的前面》一文的第五部分,先引挪威小说家包以尔的短篇中的话:“有一个人赞美野蔷薇的夜香,但是憎恶它多刺;他的朋友则拔去了野蔷薇的

刺,作成一个花冠。”接着,茅盾另起一行写道:“人生便是这样的野蔷薇。”紧接这句话,茅盾又说:“硬说它没有刺,是无聊的自欺;徒然憎恨它有刺,也不是办法。应该是看准那些刺,把它拔下来!”看了前后文字,便知茅盾这句中的“这样”二字,指代什么内容。单列这一句,读者就不明白“这样的野蔷薇”究竟是“怎样的”野蔷薇。

(张森生)

又如第68页插图下引录的是:“至诚感神。——《尚书》”乍一看,此句似乎文从字顺,容易理解,也非常好记,不会有什么问题。殊不知这里却隐藏着一个现代人很难发现的错字。《尚书》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查遍它的全部内容,找不到“至诚感神”这句话。但在此书的《大禹谟》中却有“至诚感神”的句子。两句仅一字之差,其他三字全部相同。“诚”和“诫”字形非常相似。可以肯定,《故事会》在引录《尚书·大禹谟》这句话时,将“诫”错成了“诚”。“诫”字音 xián(闲),相传汉朝孔安国的注解说:“诫,和。……至和感神。”和,指人际关系和顺。人与人之间如能以诚相待,关系必然和顺。所以南宋的蔡沈注解:“诫感物曰诫。”今人江灏、钱宗武编写的《今古文尚书全

译》更是将“至诚”直接注译为“至诚”。足证“诚”“诚”二字意义完全可以相通。尽管如此，我们在引录《尚书》的原文时，还是应当写成“诚”而不宜擅改为“诚”。

(宛 啸)

错 字 点 评

▲《左起第三》(第3页):“第二天照片在宣传栏内刊出。”“刊出”是排印出版。照片放在宣传栏内只能是“展出”。“刊”应改作“展”。

▲《急救电话》(第3页):“女儿急叫一声:‘唉呀!爸爸,那是打给我的电话呀!’”“唉”应改作“哎”或“喂”。

▲《支持》(第5页):“女儿的事业我能不能支持吗?我如果不抽烟,别人会说:‘连他爸都不吸,那些烟准是假冒货!’”“他爸”是指女儿的爸爸,“他”应改作“她”。

▲《王老板法网难逃》(第11页):“他偷到了那些值钱的古董,正要爬窗跳走时……”“跳”应改作“逃”。

▲《死去活来》(第16页):“报了案反而遭到一顿训斥。”“总不致于瞎子摸象吧?”“遭”应改作“招”,

“致”应改作“至”。

▲《蛇老信复仇》(第43页):“烙铁蛇‘流下一大堆血后不动了’。”“堆”作为量词只能用于成堆之物,不能用于液体的血,应当改用“摊”。

▲《乾隆吃瓜》(第75页):“他的头枕着田埂,赤膊躺在柳树荫下乘凉。”《斑鸠宴》(第80页):“山上绿树成荫”。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荫”统读为 yìn,不再保留 yīn 的读音。“树荫”“林荫道”应作“树阴”“林阴道”。上面所引两句中“柳树荫”“绿树成荫”中的“荫”也都应当改作“阴”。

▲《红云山鹰魂》(第85页):“铁头已扳响了扳机,‘哒哒哒……’子弹在小木屋里乱飞。”

“扳”应改作“扣”。“扳”是用手指挖,“扣”是用手指搭住往后扳,这里应当用后者。又“哒哒哒”是子弹射出的声音,而不是扳机的响声,因此“响”字应改作“动”。

▲《红云山鹰魂》(第88页):“老猕猴……出奇不意地制服了铁头……”又(第94页):“出奇不意地结果它的性命。”成语只有“出其不意”,已经约定俗成,“其”字不宜擅改作“奇”。

(晨 风等)

关于“犯罪嫌疑人”

编者按

“犯罪嫌疑人”已经成为法制报道中的一个常用词。这个词如何正确使用，在编辑、记者和读者中屡有议论。人们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既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同时又不违背情理。为此，本刊从来稿中选出三篇集中刊登，其中既有对“犯罪嫌疑人”某种用法的质疑，也有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意义的阐释。但愿它们能启发读者作进一步的思考。

法制报道的尴尬

袁 淑

有关打击刑事犯罪的新闻报道，因“犯罪嫌疑人”一词，往往陷入逻辑混乱的尴尬之中。一方面将案情叙述得一清二楚，一方面又称作案者为“犯罪嫌疑人”；刚刚说某案已经侦破，接着又说抓获的都是“犯

罪嫌疑人”。手头就有某报一则消息可举。标题是《抢劫杀人疯狂作案60多起 河南一特大系列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导语为“一个集杀人、抢劫、流氓于一体的特大犯罪团伙被河南警方摧毁，有11名犯罪嫌疑人